岁月深处米花香

董国宾

看到一篇博文,提及爆米花,总觉思想的万千云锦中,丢失了一片云朵,被别人拿了去。踱步岁月深巷,忆念零零碎碎的日子,爆米花虽细微无奇,岂比璞玉,却迅速攫住了我的目光,竟执迷地看出它的光芒来。远去的记忆里,星星点点的爆米花,曾打磨着简朴的乡村时光,恰如一片赤红的枫叶,闪烁在斜阳下的山岗上,自有它的气象和酵香。

岁月的那头,村子旧得像一张发黄的纸,疏疏落落地铺开。村庄的房舍,仿若随意落地的一块粗布,丝毫见不到刻意的装点和粉饰。乡亲们忙完了农活,乡村的冬天安静而悠闲。惯常的冬日里,时有外乡人来到村子,高昂着嗓门,四处吆喝几声:“崩爆米花喽……”霎时,荒芜的园子里长出了花朵,孩子们寡淡的眼帘有了生机,紫芽姜般的小手有了春意,散落的村子,也随之躁动起来。

崩爆米花的师傅大都上了岁数,黝黑的脸庞和蔼而慈祥。下身穿一件老式棉裤,宽宽的,松松的,但手脚确实利索。在一处避风的地方落下脚,迅捷地从板车上取下一个小风箱,一个小炉子,核心的家什是一个铁筒罐,又黑又重,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安放在一个钢筋做成的支架上。铁筒罐一端有一个摇手,旁边挂着一个气压表。将玉米粒放入锅内,糖精万不可缺少,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然后拧好盖,生着火,一手娴熟地拉动风箱,一手不停地旋转铁筒罐,不时向气压表递一个眼神。约摸一刻钟,那师傅将铁筒罐扔进充满期待的竹筐里,竹筐的一头套着脏兮兮的大麻布口袋。脚踩竹筐,一拉一扯,“砰”的一声炸响,一片白烟冒过,一阵浓香来不及眨眼,便弥散在空气里。早已在爆锅肚子里闷得难受的玉米,轰然冲进麻布口袋里,膨胀成大个的爆米花了。炸爆米花的主人家迅步上前,孩子们自然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蜂拥而上,于是村子里一片热烈和欢腾。

各家各户纷纷拿来玉米交给师傅,母亲从米缸里忙不迭地盛上半瓢,急匆匆地朝前走。我踩着母亲的步点紧随其后,心里盛满了期待和说不出的快乐。放下米,唠叨几句,母亲扭头就走。我不晓得说些什么,只知道剩下的便是孩子们的事情了。冰寒的风,从村子的一头刺过来,可孩子们视线里展现的,却是无边的喜悦和欢乐。

师傅坐一个小马扎,屁股不情愿地刚好离开地面,健壮的腰遂生出优美的弧线来。三五成群的孩子跑过来,争着替师傅拉风箱,我抢在最前面,师傅略作迟疑,立马又拍一下我的头算是应允,于是小脸蛋漾起了小花朵,“咯咯”的声音也从心里冒出来。铁筒罐颇有一副老实相,在师傅娴熟的指令下,本分地在固有的模式下旋转。我老是嫌它转得慢,它怎知道,我还焦急地等待着出锅的爆米花呢。

孩子们的嬉耍生动起来。师傅铲一些炭送进小炉子,扑跃的炉火摇摇头,招招手,为孩子们铺开一片热烈和清脆。有的孩子绷紧脚尖,原地踏起步点。有的则嬉戏追打,乍然响起一串惊鸟似的奔鸣。欢乐的人群当中,有的女孩子威舞着手,凸显霸气。有的却静默一旁,捋着自己的小辫子,细语轻谈,温婉细致。我猛地跑到师傅跟前,把自家的米,从排列的顺序中,移前两个位次,快意地向师傅递一个诡秘的眼神。快乐的孩子们,丰姿迥异,百媚滴翠,似点点红朵,把寒冷的冬天惹笑了。

一声声“砰、砰”的炸响,伴随着滚滚白烟,更有弥散开来的浓香,爆米花一锅锅地炸好了。孩子们“哄”的一下围拢过来,抓一把放在嘴里,甜而酥脆,来不及细嚼,便化掉了。飞落在地的爆米花,一粒粒捡起来,童娃们顾不上吹掉附尘,便迫不及待地享用。一个个贪婪地唏嘘着鼻子,全没了别的心思,热烈的场面顿时安静下来。那时,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爆米花可谓上等美味,大人们舍不得让他们一口气吃掉,就留一些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爆米花,是一只只斑斓的蝴蝶,从岁月的草丛里,向我飞来了。蝴蝶的一只翅膀裹着浓香,另一只翅膀含着煦暖,轻舞在浓稠的乡村岁月里。如今,爆米花制作与往昔迥然不同了,种类也丰富多彩起来。有奶油的,巧克力的,还有草莓味的,街市上随处可见,伸手就能买到,好吃又方便。但我总愿意怀想一些事情,难忘岁月深处的爆米花,不甘心现在的孩子们,在这种唾手可得的方便之中,没有了浓重,平增了清淡,丢失了真切的感受和欢乐。一个个简朴的日子走远了,缕缕浓香依旧扑面而来。岁月深处米花香,那才是字正腔圆的音韵和甘饴!

苹果的香味

李庆锋

出发九天,回到家便直奔卧室,刚推开门,一股苹果的浓香直入心脾,顿时旅途的劳累烟消云散。房间里弥漫着苹果的香味,我却嗅不出这香味来自何处,桌上,书架上,窗台上,没有一个苹果,哪来的苹果香。问下班回家的妻子,妻子不相信,你是馋苹果了吧?我说你再闻一闻。妻子挑动着鼻子转了一圈,说你这一提醒,我还真闻到了苹果的香味。然而两人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苹果。

第二天,我去衣橱换衣服的时候,感觉这衣橱里的苹果香味格外的浓,于是断定这里面肯定有苹果。终于,妻子在一件休闲服的口袋里找到了一个已经熟得柔软极了的“香蕉”苹果。原来半月前,妻子回家路遇一个闺蜜,闺蜜手里提着一袋子苹果,顺手给了妻子一个。妻子装在了口袋里,回家换了衣服,自此便把那个苹果忘记了。

我能闻到苹果香味,而妻子却闻不到,这是我多日不在家的缘故。这么一个生活的小插曲,不禁让我又想起了奶奶,想起了童年的一个关于苹果的往事。

小时候生活贫困,吃个苹果对于小孩子来说也是很奢望的,一个苹果分成三份,是母亲给我们弟兄三个经常做的事情。细心的奶奶在有苹果的时候,就偷偷藏起来一个,而且选最大的那个,放在自己的柜橱里,外边上一把古老的铜锁。

奶奶的柜橱就是一个万宝囊,有时打开给我们看,我发现里面有数不清的东西,层层叠叠,异彩纷呈,看得我眼花缭乱,虽然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但都是奶奶一生收藏的自认为最为珍爱的藏品,就连一个做衣服裁下的布角,糊窗户剩下的一块花纸,奶奶都会藏在这个柜橱里,与其说是奶奶的柜橱,不如说是奶奶勤俭持家积攒的一个宝箱。

过了秋天,不知怎得奶奶的宝箱里总是飘溢出一阵阵苹果的香味。我们弟兄问奶奶,奶奶总是笑而不答,实在熬不过我们,奶奶就从腰间拿出一把拴着红绳的钥匙,慢慢地打开锁,像是怕泄露了什么秘密,奶奶只是掀开一道细细的缝。我们几个迫不急待地挤上去往里瞧,认为里面肯定藏着很多苹果。但是让我们失望的是,奶奶只是从一团布条里拿出了一个黄澄澄的“香蕉”苹果,我不相信,亲自翻遍了柜橱的角角落落,也没有找出第二个苹果。奶奶说,藏起这个苹果有两个愿望,一是留个苹果放在柜橱里,一年四季都有苹果的香味,天天闻到苹果香,二是在没有苹果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几个解解馋。

奶奶用一个小秘密,让我们弟兄几个的童年充满了苹果的香味。后来奶奶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了,但是我始终把奶奶的秘密当成秘密藏在心里,包括那软绵绵的苹果香味。

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妻子听,妻子含着泪舔了舔嘴唇。

立冬三候

文/程中学

秋尽,冬来,寒潮如流,万物萧条,落叶翩飞,红消翠减,雁影无踪,蛰虫无痕。更兼凄风冷雨,严霜冰雪,将天南地北装扮成一幅清冷凄凄的景象。这个时节,大地万物进入休眠状态。在古代,我国将立冬后每5天再定出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

一候水始冰。在北方,冷空气势力较强,常频频南侵形成大风降温并伴有雨雪寒潮。可见,一过立冬,我国就进入了寒冷的季节,且此节气在北方水已经能结成冰。记忆中,无数个冬日的早晨,由于气温的下降,使凝结在植物上的水珠像变魔术一样变成冰渣,透明晶亮,入手即化,颇有趣味。随着寒气的入侵,人体已能感觉到很深的冷意。孩童们往往最爱在庭院里放上一桶隔夜的净水,待清晨起床,拿起那明净的冰块把玩。初冬的冰,往往带来的是惊喜与新奇。不谙世事的孩童,脱离不了顽皮的天性,爱将冰块放入嘴里,咬得“嘎嘣”作响,清脆有声,为他们带来无限的乐趣。

二候地始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立冬之时,便是冰冻之始。此时,北方的秋收早已结束,空旷的原野上,裸露出一片片红黄的土地。一场雨下来,经过霜冻,泥土的表层,往往出现一层薄冰。一脚踩上去,“咯吱”作响。被冰冻的泥土无比洁净,就像被冰层包裹并保护着。土地是民生之本,有了它,人们才有地可耕耘,才有庄稼可种,才有粮可收,才有饭可吃。而被冰冻的每一寸土地,都在以它自己的方式告诫于人:地冻将息,好比人之将省,以接地气而不忘本也。

三候“雉入大水为蜃”。雉是指野鸡一类的大鸟,蜃为大蛤。立冬后,野鸡一类的大鸟便不多见了,而海边却可以看到外壳与野鸡的线条及颜色相似的大蛤。所以古人认为雉到立冬后便变成大蛤了。这样的说法,充满想象而富戏剧性。在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只能凭想象来解释大自然中无法理解的现象。其实,冬来,候鸟南迁,雨水减少,海水与河流的水位相应减退,留下大蛤在裸露的沙滩上,成为现代人口中的美味。

立冬分三候,是为告知人们一些有关于大自然的现象与知识,从古传到今,值得体会。而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顺应天时,沉潜含藏,通过自省与感思,蓄积学识与智慧,将生命的热情融入漫漫长冬,静静体悟寒冷深处的温暖与活力!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lwbjrjy@163.com
qq群:229717843